

中国历代最美青花瓷

青花

雷鸿智 著



重庆图书

The Most Beautiful
Blue-and-white Porcelains
in Chinese History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雷鸿智 著

青花

中国历代最美青花瓷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花: 中国历代最美青花瓷/ 雷鸿智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624-5599-8

I. ①青… II. ①雷… III. ①青花瓷(考古)—研究
—中国 IV. ①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4738号

青花: 中国历代最美青花瓷

雷鸿智 著

翻译: 雷鸿智工作室

编辑助理: 雷 都 摄影助理: 毛艳阳 徐春美 张海涛 毕晓兰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喻为民 艺术监督: 雷鸿智 版式设计: 汪 泓

责任校对: 王 芳 责任印制: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 400030

电话: (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 (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9 字数: 84千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599-8 定价: 9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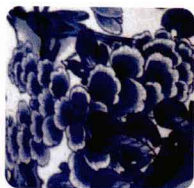
唐 Tang
青花瓷
022

宋 Song
青花瓷
028

元 Yuan
青花瓷
032

明 Ming
青花瓷
072

清 Qing
青花瓷
106



绝艳无色

解析青花瓷独特的艺术魅力

“唐诗、宋词、元曲、明家具、清小说”。中华民间流传的这一文化俗说，的确有一定的概括性。作为中国古代陶瓷的青花瓷艺术，跨越和贯穿了这一历史长河，青花的幽菁魅力正沁溢并重新唤起世人对它的追崇与偏爱。

记忆中，外婆家的四合院子堂屋正面的黑漆大柜上方神圣地挂着对联、工笔虎画，大柜上摆放着罗汉像、青花对瓶、青花帽筒和上香用的青花炉。后来红卫兵把罗汉像、青花瓶打碎埋在后院的消防坑内，四合院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被拆毁，我回老家后唯一拯救下来的两个青花喜字罐和一个金红漆方桌至今仍摆放在母亲的家里，成了全家最为贵重和养眼的饰品。在法国集美博物馆、枫丹白露宫、大英博物馆，在佛罗伦萨罗伦佐·美第奇家族的行宫里和故宫博物院的展览以及在民间的收藏中，我们观赏到了无数青花瓷精品。由于在美术学院从事色彩艺术教学的缘故，对于青花的釉色、画工及情韵的偏爱更是变本加厉。每次在市场上即便是淘到一块小小的青花碎片都让我激动不已，骨子里沁溢了对于青花瓷色的痴迷。在中国古瓷艺术的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等色域中，青花为我的最爱。

在“南澳一号”古沉船打捞现场，大量青花瓷从海底打捞现世，这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当我们惊叹于中国陶瓷文化的源远流长，以及多姿的蓝白世界里呈现出

来的中华文明的璀璨，中国被称为china（瓷器）就一点也不足为奇。当元代的青花罐“鬼谷子下山”以2亿多人民币创下当时世界最为昂贵的单件艺术品拍卖价之后，更是把青花推向了一个艺术与商业的高峰，至少从人文价值的角度大家已经认定青花瓷独特的稀世性和珍贵性。

当前国家提倡文艺复兴，各出版集团已出版了有关青花的书籍，从专家、学者、教授到收藏家的著作中，我们获得了大量的文献信息及研究成果，普及传统艺术并让青年一代熟识了我们祖先的文化精神，也为我们赏析青花瓷提供了十分坚实而丰硕的阅读依据。虽然从大众的层面来看，有些专业学术性极强的鉴定远远超过了民众审美经验的范围，但从一般审美视觉来看仍然是传播与弘扬了民族文化。对于青花瓷的鉴赏，我们在型、色、韵方面，绘画艺术的表现领域，以及胎釉细微的美学层面上仍有着较大的研究空间。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在敦煌莫高窟中可以较为完整地得以观览。除了在绢本、纸本、木本、布本、壁画上呈现外，陶瓷艺术中的绘画特色便是最为精彩灵动的立体卷轴。从人物、动物到山水等各类题材上，中国传统瓷艺绘画语言都不逊色于其他任何一种形式载体。客观地讲，青花瓷的艺术表现业绩已全方位地呈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是科学技术与艺术技巧的最为完美的结晶，它的绝妙之处在于从帝王、高官、士大夫到大众

平民无一不对它有一种无可名状的视觉好感并偏好有加。

中国流行乐天王周杰伦在《青花瓷》中唱道：“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底，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歌曲意境再次深情地表达了现代年轻一代对中华传统文化风韵的赞美寄情。

青花瓷的发展，经历了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段，我们从极富代表性的经典作品里不难发现：型、色、韵仍然是解析与鉴赏青花艺术的关键要素。

唐代·青花瓷

关于青花瓷的孕育萌发期起源何时，学术界各有学说，但简单地归结为：唐代（萌发期）、元代（成熟期）、明清（鼎盛期）。一些为数不多的珍贵青花瓷样佐证了唐代已能烧造出与“青花”相近的“纯蓝彩”。“三彩”中的“蓝”实际已从技术层面意味着青花的诞生。由于唐代艺术风格总体的华贵雍容、富丽丰满、工艺高超，青花的出现是理所当然。深蓝纹样的斑点色晕出的几件人偶、小罐、小盘，从型、色、韵上可以透视出唐代青花“钴”的端倪。由于早期青花釉料的简朴、粗略，釉色显得不太纯正，但

从实物资料来看，唐、宋年间所呈现的状态有着无可比拟的天趣和朴素，画工行笔飘逸、简炼都达到了幽菁的境界。随着宋代瓷艺烧造技术不断成熟，特别是器血型制上更趋完美标准，画工技巧的流畅营造了宋代青花瓶罐的卓越珍贵。由于釉料灰暗单调，除了胎体完善讲究外，青蓝釉色始终难于达到青花色泽应有的纯正。亦在“蓝”釉色泽上要稍逊一筹。但此时宋代器血型制已为元代青花的出现奠定了完善的雏形，瓶罐碗盘等诸多器形上已成定局，似乎有准备地响应着元代青花的绽放与尊临。由于宋瓷艺术“单色釉”的大美，自然也就掩饰了宋代青花的视域。

元代·青花瓷

元代是青花瓷起源后的成熟发展时期。元代青花从审美角度来看，技艺水准极为高超。尽管初期的胎釉略显粗糙，但是元青花由于有宋瓷型制的唯美为依托，加上元代艺匠们对于画工艺术的特殊展现，当时已能烧造出世界上最为完美的蓝白瓷。从整体上看，脱俗流畅的造型和灵巧的高调手笔，以一种漫不经心的状态潇洒于器皿之上，特别是那尊“元云龙戏珠纹梅瓶”的大量留白和疏散、曼妙的龙云纹笔调，略带晕散的墨蓝釉色，成为了元代青花的顶级佳作。与之对应的那尊景德镇青花“海水龙纹八棱梅瓶”则凸显出繁缛、富丽堂皇的风范。这两尊器皿的对照，从某种意义上点明了元代青花的两类典型艺术意境。

元代青花瓷从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古雅、丰润、饱满，内敛式的敦厚与秀美。从图纹、色泽上极大地呈现了青花的最高水准即我们所称的艺术作品的整体性，继往式地傲立于中国古瓷艺术的巅峰。这都是由当时的文化情态、社会机制、人文特性所决定的。无论官窑作品的坚实细润还是民窑作品的潇洒豪放，元代青花瓷的品质都达到了至上境界。

明代·青花瓷

“粗大明”是明代艺术的象征词，意指明代风范的豪放大度。明朝把元代青花的烧制工艺和绘画技艺都推到了另一个极致。青花瓷艺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从纯艺术的角度讲，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时期的标识性最为鲜明，从产量和完善性以及民窑产品方面看万历首当，历时的各个阶段都有经典之作。由于青花瓷不像明式家具一样有文人的太多介入和技术倾注，大部分的民窑和部分官窑产品都显得匠气，真正从绘画的审美来看佳作有限，但也正因为匠心的独具才使明代青花艺术凸显斑斓。官窑作品中无疑从烧造工艺、釉料更新、绘画功力及胎釉的完善方面均为上乘，并留下一些旷世精品。在民窑领域，往往我们也能发现为人惊叹和让人感动的杰作。明代青花瓷最大的特性在于每一个年号都有着自己的艺术特征与风貌，胎体釉色的无穷更新变化，图文的疏朗繁缛共存。

清代·青花瓷

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像清朝这样把陶瓷艺术水准的官窑和民窑差距拉得如此悬殊。由于骄奢的皇权统治和作为少数民族对于汉文化的特殊偏爱，康熙、雍正、乾隆（俗称清三代）时期艺匠们把陶瓷艺术又推向了另一个高峰。从风格语言特征来看，清代青花瓷的官窑作品最大的特性在于它胎体釉色、画工的恭敬、周道、细密和规范。有的作品胎釉近似翠玉般的温润脂气。因御制瓷器是为了满足皇帝把玩的需要，并有着最高和最严格的标准，对瓷器质量和技艺上的监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美。从绘画的纯粹性与大气方面看，清代青花的特性集中表现为胎质更加细密和图案纹样的极端繁缛，无论从家具作法到制瓷技艺都明显带有西洋艺术中“巴洛克”、“洛可可”式的装饰风范，力求大俗大雅，讲求富丽和密不透风的艺术布局。品位格调远不及元代和明代的意趣高远。在民窑青花方面，时常也可以见到描绘得十分放松、潇洒的佳作。清代康乾王朝是青花瓷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釉料选择的多元宽泛，烧造出的青花釉色演变得无限娇艳。但从深厚性、沉稳性上仍无法与明代相提并论。清代青花瓷的成就标志着陶艺历史的发展和延续。由于青花瓷艺术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体，从断代鉴定角度上仁者见仁，它散发的艺术魅力与诱惑是我们无法抗拒的。

计白作蓝·互为交融

作为“釉下彩”的青花瓷，蓝与白的色相组合构成了色彩视域里一对天作之合的搭配语系。无论身处多么繁杂的环境空间里，当青花瓷一旦出现，心绪似乎就能立刻获得一份安静闲雅。在世界文化语境中，它以一种特有的中国式的形象符号作为身份标志，并以“国色”的风范出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当独特的墨蓝、普蓝向它相同的色系转换晕散时，“蓝”这一色系的变化立刻产生出无限的视觉可能性。作为内敛、凝重的墨蓝、普蓝、蓝绿、蓝紫、蓝青、蓝灰等色相的细微演变，通过窑变的“上帝之手”的触摸，在熟练的画工们刻意与不经意之间，“蓝色”会彰显出无穷无尽的魔幻风貌。当温润的“鱼肚白”色作为胎体并让“青蓝”尽情游走其间，蓝白两极的美光度就自然凝结成了色谱中最为高贵的釉色。这种让人心绪感到十分轻松、沉静、菁亮的特殊色泽，是青花工艺有别于其他瓷艺风采的关键所在。

图纹图腾·映物象形

中国青花瓷图案纹样全方位地表现出人物故事、花鸟鱼虫、山水文字以及符号的具象、意象和抽象性。它似乎是中国瓷艺中的“大素描”。青花由于不依赖众多的色彩，剪影造型无法藏拙，因此历经岁月淘汰遗留下来的必然是千锤百炼的图纹精华。在各类题材

上都浓郁地彰显出了无限的生活意趣，表现出一派美好吉庆的大视观，装饰手法上更是随心所欲、肆无忌惮。由于装饰多为适合纹样、单独纹样和二方或四方连续图案在四维空间的器物上绘画，特殊布局纹样的方式便形成了一种程序化、概念化的手法。历朝历代的艺匠们也在寻求与前人不同的装点技法，除烧造工艺和器型节奏的流畅之外，图案纹样的有机布局和艺匠的绘画造诣高低仍然是我们今天赏析青花瓷是否优劣的朴素标准。它的难度在于如何把主题画面向四周作自然完善的延伸。在历朝各代中，元代青花瓷在龙凤和边饰纹样上极为出色，明代的人物造型与适合纹样、单独纹样方面具有优势，清代则在花卉、山水图案上多为精美、全面，而像明代的“螭龙纹”（单独纹样）这类精彩、简炼的图案更是不可多得，这些都可以从绘画与图案的审美角度来赏析评定。

关于青花瓷在民国（1912-）以后的总体发展走向，人们从景德镇现代生产的青花瓷中可以直观地得出结论。现代烧造工艺的高科技介入，均能达到并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顶峰时期的技术标准，重要的是在于社会机制与世风变异给青花艺术创作带来了不良的空间环境。物是人非，原本是静澜的青花意境，而今人们在创作上再也难以找回原有的那番性情。正因为如此，我们以一种仰慕敬佩的目光回眸中国古代陶瓷绘画，才发现祖先们创造的那绝艳无色般的青花瓷，为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的思考与可能。

结语

青花瓷艺术以其洁白、明亮的釉色使人清心悦目。从唐代启蒙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延伸，其整体风貌特征可以归纳为：“唐启蒙、宋卓越、元敦厚、明粗放、清繁缛、俗民国、贗现代”。其意是指唐代青花的稀有珍贵，宋代青花短暂卓越，元代青花庄重醇厚和明代青花瓷的粗放以及清代青花从胎体釉色、烧造工艺上全方位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细润、精致和规范。为此，晚清、民国时期则呈现了整体下滑和庸俗异变的情形。“文革”期间青花瓷命运的“空白状态”，现代青花所呈现的利用高科技大肆仿古贗造、无故臆造的混乱格局。

没人会想到曾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用品和赏器的青花瓷今天能作为全人类文化遗产而遍及世界各地。在大英博物馆、法国集美博物馆、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台北故宫都有大量的藏品。作为早期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的见证，在土耳其和日本也藏有许多珍贵的中国元、明时期的青花瓷。面对未来，我国的工艺美术大师、艺术家、设计师们应有责任创造出具有当代文化烙印的青花瓷作品，使这一传统艺术文脉得以传承。



Superb Beauty in Blue and White

Analyzing the Unique Artistic Magic of Blue-and-white Porcelain

"Tang poetry, Song lyric, Yuan drama, Ming furniture and Qing fiction", a popular idiom in Chinese folk culture, does generally describe the culture through the dynasties. Among Chinese ancient wares, the art of blue-and-white porcelain spanned the historical periods, with its serene magic prevailing and thus reviving people's love and adoration for it.

In my memory, there was a big black cabinet before the front wall of the main hall in Grandma's quadrangle, sacredly on which there were symmetrical couplets, tiger paintings, Arhat sculptures, blue-and-white pair vases, blue-and-white hat stands and blue-and-white incense burners. Later, the Arhat sculptures and blue-and-white pair vases were broken and buried in the fire-fighting water pool in the backyard by the Red Guards, and the quadrangle was also pulled down in the 1980s. What I had saved after going back my hometown were two blue-and-white jars with the character 喜 (happiness) , and a square table in golden-red paint, which are still put in my mother's home and have become the most valuable and pleasing ornament of the whole family. We have appreciated numerous elaborate blue-and-white porcelains in Musée Guimet and Palace of Fontainebleau of France, in the British Museum, in the Xanadu of Lorenzo Medici in Florence, in the tour exhibitions of the Palace Museum of China, and in many folk collections. Since I teach the art of color in a fine arts academy, I especially prefer the glaze color, painting techniques and charm of blue-and-white porcelain. Each time I seek in the market and finally find a blue-and-white porcelain potsherd, no matter how small it is, my heart is filled with excitement, overwhelmed by mania for the color of blue-and-white porcelain. In the art of Chinese ancient porcelain, blue-and-white is my favorite among the color gamuts such as the polychrome, overglaze color and famille rose.

A vast amount of blue-and-white porcelain emerged from the sea during the live salvage of "Nan'ao No. 1" ancient ship, which witnessed the early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With surprise, we exclaim over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 art, presenting the bright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multiform world of blue and white. Thus, it's no wonder China got its name from china. Blue-and-white porcelain was pushed upward to an artistic and commercial peak when "Gui Guzi Descends the Mountain", a blue-and-white porcelain jar of the Yuan Dynasty, set an auction record for single artwork in the world with the price of more than RMB 200 million yuan. It seems to tell us that people have realized, at least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al and artistic value, the unique rareness and